技 术 与 伦 理

“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

墨 哲 兰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海口 571737)

摘　要: 亚里士多德从“实存”的区分开始,尤其注意到“技术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区分,如同“诗”与“历史”的区分。“诗”高于“历史”靠“想象创作”;“技术存在”高于“自然存在”靠“计算制作”;均以此拔高为“本质”,确认了人的需要为其方向。其逻辑都在“计算制作”中完成“多即一”的归纳以承接柏拉图“一即多”的演绎,开创了西方“形而上学”之“功能结构主义”道路。西方民主从“古希腊”开始的基础(内部奴隶制与外部殖民地、智能性功能结构主义)到走出中世纪的“原罪式人性恶”实现于“功利资本主义”的侵略殖民扩张——才完整地体现了西方历史的发展轨迹。

“大爆炸理论”之“宇宙大设计”“人是基本粒子的聚合物”之“物理还原主义”是顶层理论,“人工智能”不过是其“宇宙论物义论”的贯彻机制,都统属于西方“非人化”科学知识系统的上下承接,否认人类文化,抹杀其本质界限,最后引向“机器人第三型文明”。“科学技术主义”独断一切。西方历史,有一条明显的下行路线:神性、人性一路褪去,剩下唯物。人本来就是自然演化而为人,现在西方人反其道而行之,全部褪去将人还原为物,使进化论成为末世论——这才是西方技术的要害所在。

关键词: 功能结构主义;资本功利主义;科学技术主义;进化论即末世论

中图分类号:B 82 - 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2-0111-14

引言　“技术统治时代”辨义

技术定义

“技术”,已不是什么“一般性技术”,而是西方资本式使用技术近四百年来已进入“技术统治时代”阶段的技术,即从“弱人工智能”正进入“强人工智能”最终必然达到“超人工智能”底非人属宇宙论第三型文明。这已是眼前明摆着的趋势,即是我们必须首先接受并承认的趋势。只有在如此“技术统治”的规定性中讨论,才有其现实意义。

命题来源

看起来“技术统治时代”,仅指当下现实。或者,对中国当下现实做直观陈述。好像它是一个“土特产”。

其实不然,它是一个“舶来品”。也就是说,它是“地中海希腊文明”发展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统领全世界的产物。不说“主宰”“统治”,免得“政治因素”对“技术因素”喧宾夺主。

再说得具体一点,苏联东欧解体即冷战结束后,乃美国布什“单极主义”制定的“全球技术一体化”的产物。

由此表明,我们尚在“全球技术一体化”的步骤进行时中。其中自然包括美国的“军事科技”迫使世界其他地区跟进才能维护自身的主权独立。从而军事科技潜在地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的生产力更新领域,成为政治强力意志和经济生产力形态不断角逐的领头羊。强调此点,是想一笔带过“科技”的“军事”色彩已经成为各大国心照不宣的秘密。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论说的主要是**西方的“技术统治时代”及其后果。**

它构成本文立论的“政治背景”。仅当此之时,尚在“是与不是”之间,人,特别是非西方人才有话说的馀地。

命题性质

“技术时代”与“技术统治时代”,两个命题并无实质性区别。“技术时代”已经表明“时代”的主体是“技术”,即时代的性质已被技术决定了。

收稿日期:2016 - 06 - 16

作者简介:墨哲兰,男,湖北武汉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技术统治时代”,不过是把“技术决定时代性质”的“决定”——这一命题判断换成政治术语——“统治”,而已。

如果硬要区别,“统治”,更强调外部的强制性,并以“自然正当”地服从相伴随。不比“决定”指向内部必然地自律。应了塞涅卡的名言:“愿意的人跟着走,不愿意的人拖着走。”

在这个意义上,突出“技术统治时代”的“统治”二字,不管有意无意,个中凸显——震慑“人的状况与人文科学处境”而纳入技术威权之下——赞成者,理所当然;不赞成者,无奈屈从,还是迷途问津?

“技术”是谁? 一言以蔽之曰:“无主体的主体”即“用为主体”。显示:“技术体系”构成庞大的“技术座架”整个将人类凌空支架于“技术存在”之上。

稍加修正,还没有达到“连根拔起”这一步。眼下,“技术统治时代”与“资本统治时代”尚处在同等互动位置。“技术”是“资本”底第一生产力刚从“劳力者”让渡到“生产工具”与“生产原料”,并影响到资本式生活方式中的所有人“功利化”之“技心化”,离全然“单子化—机器人”时代,尚有一步之遥。

惟其如此,“技术”统治也好、“资本”统治也好,尚未完全物化,因而也就有受命于“技术”或“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信奉并深谙“技术与资本”的“人”:“资本家”—“政治家”—“科学家”构成“世俗三位一体”,取“圣父—圣子—圣灵”之“神圣三位一体”而代之。足见西方历史走过了“神义论”、亦走过了“人义论”,终踏入到“物义论”领域,涉足已深。“个人单子化——欲望色情化——技术功利化”作为世俗生活的基本形态或基本原则,蔚然成风。西方如此,中国正取法乎上,抑或悬于十字路口(暂存而不论)。

正是它们,构成本文立论的“技术背景”。仅当此之时,尚在“是与不是”之间,人才有话说的馀地。到了“超人工智能时代”,就没有人可说了。

命题反省

技术,当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自我充实手段。但手段不能成为目的,于是有问:**技术,究竟是为人所用,还是排除人自我更新?**

所以根本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统治”,特别是“何种技术统治”,是否显露出“技术”与“人”的关系颠倒、致使“用”中之“体”缺失、“技术”走上“非人属”“去人化”之“物义论”道路——此种现象根源何在、前途何在、有否扶正之可能?

所以本文,有一种不得不说的紧迫感。

上篇 西方技术知识的历史:源头、形态、演变

“技术知识”与“人文知识”层次不同,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同日而语。

“技术知识”是科学形态知识,因为一切技术都能还原为功能结构予以物化,可以论证、复制、扩大再生产。“人文知识”则不具有科学知识形态,不能还原为功能结构予以物化,神性、德性、人伦、语言怎么物化? 如何论证、复制、生产? (按:“分析性”语言走向计算机语言,并非语言的整体,仅语言之一种可定型功能物化的部分,并不能涵盖语言整体。请务必清醒,此种语言单极化取代语言整体正好象征着人的命运。)所以“人文”,不能说“人文科学”(如“方的圆”),只能说“人文学科”。即便人文学科可以知识化,那也是不同于科学知识形态的另一种知识形态,它旨在使人“魔高一丈,道高一尺”地永执厥中以安置物使用物,即正人立德。而人文“科学化”,乃是人“机器化”的同类性准备,其后果就是丧失区分鉴别的能力,从而抑制阻止发展出“保护人之本体”“以体制用”的中和本领。所以,混淆其间的界限正是幸与不幸混淆的开始。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体用关系,人是“体”(“神性”、“德性”、非智能“智慧”),技术是“用”;人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即以体制用。这才保证人之为人而不非人属地物化。但事实上,现代人已经开始非人属地物化了,即被技术所主导,开始反其道“以用制体”甚至“以用代体”而失体、无体,如今天然。所以,西方式资本技术道路就是“去人化”道路。

人技颠倒、体用颠倒、义利颠倒,在晚清民国启蒙以后开始,显然是西方带来的。① 今天,西方已经把人类带到“技术统治时代”的地步。不管有意无意,时代正愈来愈显露出,“技术”应合老子箴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即便

① 中国儒家晚期导致“体用”乃至“义利”的板结而致衰落,属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问题。此处存而不论。

西方科学界,一种无形的阴影正在扩大,“人将不人”的后果终将是灾难性的。“进化论即末世论”的警钟已经敲响。

有“末世论”之果,必有“进化论”之因。遂从古希腊形而上学“开端即没落”的“第一次启蒙”进化而来。

一、作为开端的第一次启蒙:结构主义

开端,当然是指西方源头,不是指人类源头。后者尚未彰显。

所谓“西方源头”,系指地中海区域发展出的古希腊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即属于“地中海本土人类学”范围。本节谨在此范围内谈论“源头”。

一定要把“早期希腊”(公元前 6 世纪“梭伦改革”之前)与“古希腊”(公元前 6 世纪“梭伦改革”之后)区别开来。因为“早期希腊”涉及希腊文化的创始者希克索斯人由东迁徙而来的“来源”以及与东方古文化的渊源关系。至今,它对西方考古学者来说,仍是一个不解之谜。即便指向悬疑,也为“西方中心论”所不容,如“黑色雅典娜”。① 故,西方宁可存而不论。

所谓“古希腊”,主要指希腊的鼎盛时期,即伯利克里执政的“黄金时代”。随后进入了 30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是古希腊的衰落。像希腊文明的立法者梭伦警告希腊人的“一个民族的存在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那样,它征服了也被征服了。终于,雅典帝国灭亡,像打去了黄的空蛋壳存留在西方历史博物馆里。

然而,“雅典之黄”,却孕育了西方文明的开端——幸亏阿拉伯文化的保存与翻译。以致我们今天“技术统治时代”不得不追踪承接归属它的开端,再探个究竟。

就在“早期希腊”到“古希腊”之间,存在一个从“希腊神话”时期(以“荷马史诗”为代表)到“希腊悲剧”时期(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诗人为代表)再到“希腊哲学”时期(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人为代表)的转变过程。我把它叫作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神话”“悲剧”“哲学”,乃第一次启蒙的形态转变,可简化为“诗与哲学之争”。因“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在西方都被看做“诗”,都是人离不开神的叙事。所不同者:

“希腊神话”——“人在神底叙事中”

“希腊悲剧”——“神在人底叙事中”

“希腊哲学”——“人在物的自然建构中(计算与制作)”

知识学形态:“哲学”与“诗”的斗争

人类学形态:“自然”与“文化”的斗争

物　与　人

海洋　与　土地

由此可见“人”(西方人)在西方思想中的轨迹:“自然”走的是排除“文化”的“宇宙论物义论”道路:物最终排除人以兑现“进化论即末世论”。西方哲学史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一开始就叫作“宇宙论”,实在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宇宙论物义论”之终局“进化论及末世论”,当然是其必然展开的后叙反观。

当是时,人要从神的阴影中走出来,必须越过“抗拒”“诅咒”“悲剧”的火墙才能成其为人。但被希腊人简化为“功能性善”(“德性即知识”):人必须承受神诅咒人的悲剧,从悲剧中获取强力意志;只有少数人敢于担此重任,成为悲剧的主人;而大多数人,因智力或意志软弱,承受不了悲剧,不得不沦为奴隶。故,“主奴道德”遂不绝于希腊罗马乃至整个西方历史,被黑格尔所精练、被科耶夫所强调;尤被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强力意志》中具体为“无神真理观”之五大主题——“虚无”“超人”“强力意志”“价值重估”“永恒轮回”——周而复始。

按希腊“德性即知识”底功能性要求,“悲剧精神”应该彻底褪去“神”的外衣,让“强力意志”还原为人的“自然理性”亦叫“技术理性”,即找到“自然理性”的技术实用形式以便支撑起人的技

① 《黑色雅典娜》的作者马丁·贝尔纳,仅立足于德国历史现代转型遭遇古希腊源头之亚非背景。其中提到“两个他者”参照:“一个他者”是德国现代派自诩雅利安的“他者”古希腊,抬高古希腊即是抬高雅利安民族的高贵;“另个他者”是西方底“东方学”(非“萨义德反向”),即贬低东方文化更是反衬西方文明得天独厚地优秀与进步。但是,在这些形式模拟之外,更深刻的“计算性”与“制作性”之技术真理,德国不及英美嫡传古希腊,则被另一个德国人海德格尔洞幽发微了。参见海德格尔《黑皮书》。两相参校,表里互补。同时也可矫正表面东西文化之争,深刻揭示西方“以用代体”、东方“以体制用”之道途分歧。

术存在而成其为“自然法”(也叫“自然正确”)。谁能找到自然理性的技术实用形式呢?那就要看谁能把“诗”中的“自然神话”落实到“自然理性”的技术计算及其制作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应运而登场了。这就到了“哲学战胜诗”“自然战胜文化”的第一次启蒙的收场——功能技术理性之“结构主义”建立。

这里我想特别突出苏格拉底的“临界”性质。

苏格拉底是“早期希腊”向“古希腊”转变的临界思想家(不属“哲人”,“哲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按照自己的心像塑造的①)。其标志性话语为“向神的智能学习,向人的苦难学习”;把“人的智慧”规定为“知无知”,其论证遍及雅典:对雅典民主社会三大支柱“政治家”“诗人”“工匠”使用“反讽法”打掉他们自以为得计的聪明;对一般民众则用“接生法”启迪他们心智将其引上真理之路“知向而不知得”。由此彰显希腊智慧“辩证而节制(知止)”的高超德性形态。可惜,这样一个“圣人”被雅典民主判处死刑——饮苦芹汁而死。从此,智慧圣人死了,灵魂转向智能,开启了“智术师时代”或“智能时代”。“雅典民主”因此留下三宗罪:内部奴隶制、外部殖民地、杀死智慧为智能留地盘之灵魂转向。《理想国》中的三喻可证:

> “日喻”中的“灵魂”从智慧降至智能(自然之光)②
>
> “线喻”中的“可知”世界从智慧降至智能(数字计算)
>
> “洞喻”中的“自然”从“第一洞穴”(自然存在)
> 降至“第二洞穴”(技术存在)

苏格拉底之死,打破了德尔斐神庙“无人智(慧)过苏格拉底”神签。无异于用活着的人重复忒拜城“斯芬克斯之谜”诅咒。俄狄浦斯以为它猜对了“斯芬克斯之谜”而杀死了斯芬克斯,没想到“斯芬克斯诅咒”恰恰是要在杀死斯芬克斯的行为中才开始兑现的。“斯芬克斯之谜”不能仅仅回答“是人”算完,以为靠两足立地的“成人”是强力意志的代表,忘了“孩提的天真与老人的智慧”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整体终始环节(“拐杖”象征迷途指津的智慧),所以“成人”杀父娶母、改天换地即断子绝孙断了生路。杀死苏格拉底正是雅典狂妄即疯狂追求“最高智能”与“强力意志”的开始。它首先表现在两个“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上。

因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改弦更张,模仿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几何学,在抽象计算的顶层虚构了最高的“本相”论向下演绎“一即多”。成为西方自然理性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但也被尼采揭穿:“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的虚无主义”。

为区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自上而下的演绎(一即多)改变为自下而上的归纳(多即一),从“实存”的区分开始,大可分而为三。(1)在具体的“人性”上,区分了“人是理性动物”,或“人是政治动物”,既与其他的动物区别开来,也与神话时代把人看作“神的造物”或“神性提升人性”区别开来;(2)在抽象的“存在者”上,尤其注意到“技术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区分。两者综合起来理解,**“人”(西方人)就成了欲望本能可以智能化的动物。也就是说,人的动物欲望可以对象化为技术手段实现,从而把欲望实现为强力意志形态,并以此提升人的动物欲望到智能程度,让它构成人的“自然社会”的功能功利基础。**(3)进一步明确其特征,区分为“诗”与“历史”,为了突出“诗”高于“历史”靠“想象创作”,“技术存在”高于“自然存在”靠“计算制作”,均以此拔高为“本质”。③“语言的结构”(主语—谓述)如同“物的结构”(质料—形式):“同构”;“诗的创作”也如同“技术存在的制作”:“建构”。从此西方的“技术构造”不绝于史、语言的“论说性”当道。其逻辑都在“计算制作”中完成“多即一”的归纳以承接“一即多”的演绎,开创了西方自然理性的“形而上

① 如果苏格拉底真像柏拉图那样的哲人(智者)成为最聪明的人(连“本相”都知道),苏格拉底就应该反讽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反讽苏格拉底成为“苏格拉底悖论”。所以“智慧”与“智能”的区分是“德性”降解的前提。古希腊精神选择了“智能”的道路。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降解标志。

② 列奥·施特劳斯在《旧约·创世记》讲解中,把神创世第一天的“光”讲解成“犹太的神性之光”,而神创世第四天的日月讲解成“希腊的自然之光”。

③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与《范畴篇》陈述的个体实体(或实存)乃为“偶性”所规定,如除“实体”外的九大范畴皆为“偶性”。由于某种条件下的实际倾向(需要)才出现“本质偶性”(可变动的)。但逐渐固置起来成为稳定的“本质”,遂真正踏入形而上学。所以,海德格尔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走得那么远”。

学”之“功能结构主义”道路,谓之“宇宙论”。

这就是西方“第一次启蒙”的完成。它就是现代技术之源。

二、作为演进的第二次启蒙:资本主义

“第二次启蒙”属于走出中世纪后的 17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形态特征是“资本主义”。近代以来一直有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生在西方国家?《白银资本》的作者弗兰克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明清时代已经是世界最发达的以白银为货币的商品贸易国家,但为什么就是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①

美国犹太人类学家萨林斯·马歇尔用“创世纪的经济学”做了回答。因事关重大,请恕我引证他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与本土人类学》的描述。

> 甲　“西方的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就在技术的基础上或至少是在功能适应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确实是一种本土人类学。这种人类学从工业资本主义和启蒙哲学把人的肉体需求看成是‘唯一激发人的勤奋的东西’(洛克),看成是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社会能力以及我们的现实经验感的源泉时起,就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
> 乙　“遵照自己的文化理论,中国人则总是要使技术与文明、基础与上层结构分离开来”,可用“中体西用”表示“中国文化,西方技术”的关系,为了“以体制用”。
>
> 丙　“西方结构功能论”似乎代表了一种更有趣的人类学(按:试应译“更有利益驱动的”,意即“西方本土人类学”是“以用代体”)。②

上述引文原本一段。为了突出萨林斯的思维逻辑,我按其“句号”断开分成三段,并以“甲”(西方本土人类学)“乙”(中国本土人类学)“丙”(比较优劣)序号之。

“甲”强调,这确实是一种本土人类学,特征:西方的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就在技术的基础上或至少是在功能适应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显然是萨林斯强调又强调的“西方文化自觉为整体系统”与“技术”或“功能适应技术”之非同一般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动力”“源泉”。而且还进一步强调这种西方本土人类学从工业资本主义和启蒙哲学把人的肉体需求看成是“唯一激发人的勤奋的东西”(洛克),看成是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社会能力以及我们的现实经验感的源泉时起,就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西方本土人类学”属于“结构功能论”甚至“生物本能决定论”(萨林斯认可西方自己命名),“肉体需求”是唯一激发人勤奋的原动力、“功能—技术—功利”是西方文化自觉的生命线,它们构成“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社会能力以及我们的现实经验感的源泉和基础”。

“乙”萨林斯竟然注意到中国是“中体西用”,即基础与上层结构分离开来③,为了“以体制用”。

“丙”他显然还意识到西方本土人类学“更为有利”,因为都融为“资本”运作,而“资本”则是“手段王国”的“国王”。那么,两相比较,我把“西方本土人类学”叫作“以用代体”的功能性功利性技术文明,不过是萨林斯命题陈述的同义反复,一点没有误解它们。

萨林斯所有这些论述和论断,我都赞同:特别是他身居美国却没有像东方人那样痴迷地把美国的“种族自我中心主义”(罗蒂语)当做世界的“普世价值”“普世性”;他用人类学眼光惯常关注一

① 怨恨祖先没有留下“资本遗产”的子孙,从来没有想过其中的“堂奥”说不定开掘出来就是扶正科学技术“以体制用”的命脉。但别忘了,补足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革命”乃是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

② 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与本土人类学》,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31—132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③ 萨林斯熟悉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第一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本来这里不应该回避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最后一个人本主义”(“西马”用语,类似尼采哲学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所遭遇的界面:“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因时间所限而放弃。谨在此点明:“生产力”三要素“劳力者、生产工具、生产原料”已经命中预设了“劳力者的《圣经》”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转变。黑格尔辩证法扬弃不掉人的“抛出”而陷入非人属之“反讽”。证明马克思主义终究是西方思想走向“以用代体”之科学主义的最后一个环节。此外,它之所以能为中国文化所用(不是“体”而是“用”)有多种原因,其最重要的原因仍是弥补中国文化之“用”中“破物取力”技术的缺乏。有关这方面的详述是作者《文革书》的“四批判”之一。

种文化或文明与其“土地与血”的渊源关系,故以“本土人类学”命名之。为此,他特别对资本主义做了“西方本土人类学”的解释。

> 里奥内·罗宾逊(1952)说得非常直接:我们被放逐出天堂。我们既无不朽的生命,也不存在无限的满足手段。用以满足重要程度不同的目标之手段的缺乏,几乎成为人类行为无所不在限制条件。于是,经济科学的总体要旨,正在与研究人类对于手段的不足而采取的行动方式。
>
> 萨林斯接着说: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把利己的个人从基督教伦理的牢房中解救出来,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允许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羞愧地标榜自己,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宣扬个人罪恶即是公共利益巧妙地实现了社会正义,那么,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人性观就尚未发生过根本的变化。现代经济人依然是亚当。
>
> 于是,西方人从自己欲望的奴隶性中获得了自由,曾预示人类注定要毁灭的人之贪欲,现在成了暂时获得拯救的前提。长期看来,本土的西方人类学会成为罪恶升华试验的延伸。
>
> 终归,上帝是仁慈的,他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这门知识,在亚当·斯密时代,人的不幸已转变为实证科学。首先就是经济学。
>
> 经济学: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永恒的不足、如何从那些总是无法满足我们需求的手段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自由意志由此诞生,资产阶级化不过是其中的延伸。这就是《创世记》的经济学。①

所谓“资本主义是创世纪的经济学”,萨林斯说了两大特点:(1)知识技术上的功能结构主义;(2)自私贪欲唯利是图的人性恶。

如果(1)同时也包含计算中的盈利算计,(2)同时也包含巧取豪夺的奴役意志,从马克斯·韦伯虚构的新教光环“赚钱是为了上帝的荣光”中还原为卡尔·马克思早已揭露的资本本质,那么事实上,美国人萨林斯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充要条件都说到了。对此,我毫无异议。但在根源上,犹太人萨林斯犯了他绝不应该犯的错误,则不能不指出来。

如上所述(1),包含“计算与制作”的功能结构主义,来源于古希腊,它沿着地中海一直向西延伸,经罗马、经法国,再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了英国(以及后来的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所以,我说英国工业革命及其“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美国“科学主义”及其金融资本),纯系古希腊自然理性的嫡传延伸。

把(2)归属于“创世记的经济学”实在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犹太人萨林斯不应该把“旧约”与“新约”混淆起来。须知,“新约”占住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统治时期一千年,其神性已经被希腊自然神的“人神同性”“圣灵受孕”所同化,故基督教已然是西方内化的宗教,早已不同于东方“叙利亚神系”的宗教如犹太教了。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把它统治下的欧洲人即西方人打压成“原罪式人性恶”,才有萨林斯的上述引证。如此资本主义一旦发生,其“资本民主”向外扩张、侵略与殖民乃至“种族清洗”导致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才不可避免。换句话说,西方民主从“古希腊”开始的基础(内部奴隶制与外部殖民地、功能结构主义)到走出中世纪的“原罪式人性恶”实现于“资本主义”的侵略殖民扩张——才完整地体现了西方历史的发展轨迹。

三、进入危机的第三次启蒙:科学主义

“第三次启蒙”仍可说是英国“工业革命”延伸到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科学主义”。19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崛起取英帝国而代之②。美国用“核武器”带头发展高科技、用“美元”作为国际唯一兑换单位垄断世界金融,用“民主”作为“人权高于主权”之“个人自由”意识形态操纵各国内政,由此“科学—金融—信息”组成的“控制论”达到制控全世界目的。同时预示着将人类历史无限抽象、连根拔起的“去人化”趋势。

前文已经交代,西方“第一次启蒙功能结构主义”,作为“开端就已没落”。这一思想在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希腊半岛形成,一路沿地中海西行恰成嫡系传承带,实属怪事。海德格尔虽然没有

① 这里大段引用了拙作《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中的论述。请参见《从古典重新开始》(程志敏、张文涛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 页以下。

② 二战中、二战后、冷战时期,处在几乎绝对安全地位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批欧洲科学家,尤其是犹太科学家参与了美国的科技发展,可以说它奠定了战后美国“科学主义”阶段的基础。

如此描述,但在实际的走向上,特别是如此走向的“计算与制作”本质抽象上,它的确明显地彰显出非同一般的“存在史地形学”:

地中海中部希腊半岛雅典——向西亚平宁半岛罗马——向西法国

——出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国——过大西洋对岸到美国

所谓“海洋文明”底“(陆)—海—空”趋势!美其名为“进化论”,究其实为“末世论”:进化论即末世论。

本文即将进入“下篇”,但本文只能停留于“科学主义”的功能性后果上,不能深入科学内部的自我选择、自我证成机制演示其偏向后果的必然性。非不愿,是不能。我只能借助现象学历史方法①与中国古学之“以史正论”方法还原问题,借此揭示**资本式“科学主义”中立性的双重遮蔽**,既遮蔽科学发展偏执机制的功能功利设定,又把这偏执当科学中立性遮蔽起来。故,“下篇”目的是促成“谁来反省科学?”,即扶正科学反省回到人之为人的德性自觉中达到“以体制用”。

下篇　西方科学主义危机的性质:进化论即末世论

记得我进入学术界的 1980 年,当时国内青年学者中流行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而且,从三论兴起的 20 世纪 40 年代算,似乎我们落后西方不到半个世纪。但今天表明,问题不在这里。

热衷三论的美国人凯文·凯利1990 年写出《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其中描述了“控制论”大概成型于 1959 年“梅西会议”,到 70 年代末“控制论就枯萎消亡”。为何如此之快?作者告诉我们,就是被“人工智能机”取代了,因为“资金和人才都流向了人工智能研究”。② 作者毫不费力地用表象事实陈述代替了科学自身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证成,竟对“人工智能机”比“控制论”在排除“人之主体”上有更快的“加速度”赢得“大趋势”——毫无意识。

如果仅仅像凯文·凯利这样的科学“发烧友”无意识,尚不可怕,可怕的是科学家们无意识,特别是前沿科学家无意识,问题就大了。

近年有一个现象,前年、去年初、今年初,网上反复流传一篇长文:《为什么最近有很多名人,比如比尔盖茨、马斯克、霍金等,呼吁人们警惕人工智能?》③。长文要点如下:

> 未来学家 Ray Kurzweil,把人类的加速发展称作“加速回报定律”,因此认为人类在 21 世纪的进步将是 20 世纪的 1000 倍。据预测,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弱人工智能(ANI)”时代。“强人工智能(AGI)”在 2040 年出现,“超人工智能(ASI)”则将在 2060 年出现。
>
> Bostrom 描述了三种超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
>
> “先知模式”:能准确回答几乎所有的问题。
>
> “精灵模式”:能够执行任何高级指令。
>
> “独立意志模式”:可以执行开放式任务,能在世界里自由活动,可以自己做决定。
>
> 配合“纳米技术”,即可在 1 - 100 纳米范围内操纵物质的技术。概略地说,就是能在原子层面操纵物质合成你想要的任何物质:无机的、有机的、直到人这种高级生命体的,等等。如果人身上的任何器官坏了,都可以用纳米技术“打印”复制一个崭新的人体器官替代之,因而理论地证明:“人可以永生”。
>
> 最终,Kurzweil 信心满满地认为:“人类会完全变成人工的。”
>
> “费米悖论”(人/非人)
>
> 第一类解释:人工智能很明显是一个大过滤器(一个可能距离我们只有几十年的大过滤器)。即使它把我们过滤灭绝了,人工智能本身还是会存在,并且会继续影响这个宇宙的,并且会很有可能成为第三型文明。
>
> 第二类解释:存在于其他智能文明,比如,外星

---

① 借此澄清我所使用的方法是“以史正论”法,即骨子里的历史脉络及其后来的发展趋势显示的危机后果纯属现象学的立义取向、回缚其开端脉络。至于现实中当然会有非常多的缓冲因素特别是优秀的“文化”伴生现象是不能抹杀的——它也是我们希望各种文化都能扶正到“以体制用”的根本原因。特此说明。

② 参见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68—672 页。

③ 内容翻译自 waitbutwhy. com　原文地址:The AI Revolution:Road to SuperinterlligenceThe AI Revolution:Our Immortality or Extinction. 翻译者 知乎@谢熊猫君。摘录时间 2015 年 2 月 7 日。

人造访地球,这个外星人很可能不是生物,而是人造的。

通俗表达:假如一个人粉碎成原子再组合成人,这个人还是原来的人吗?

一个超人工智能是非道德的(就好像你剪头发时对头发没有恶意一样,只是纯粹的无所谓而已),并且会努力实现它原本的被设定的目标,而这也是人工智能的危险所在了。

因而,一旦超人工智能出现,人类任何试图控制它的行为都是可笑的。

这些名人都是科学家,他们都是 20 世纪“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推动者,而且按“加速回报定律”得到了 20 世纪加速发展非常丰厚的回报。因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强人工智能”乃至“超人工智能”的推动者继续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加速地发展更丰厚无比的回报。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根本不在于结果上的什么“加速回报定律”(纯粹“形式规定”的故作姿态),而在于他们是一个科学“接力赛跑”规定的连续体,虽然每一段跑的科学家个人能力很重要,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科学本身,它到哪一个阶段就自我规定了承接的问题如何能自我证成地解开再交给下一个接着跑的科学家,如此类推(按: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有偏离西方“自然理性 - 资本”式思维方式,有东方“知白守黑、大化无极、以致中和”的另类思维方式出现,科学才会别开生面!)。任何时代的西方科学家都历来如此地行事。因为,他们是一路人,即先行“依赖模型化人”,都是西方科学知识形态学的执行者。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的,人类历史(按,应读成“西方历史”。下同)上的任何伟大人物,恺撒也好,拿破仑也好,都不过是“历史理性”挑选的执行者,他们一旦完成历史理性交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就像打去了黄的空蛋壳一样被弃置在历史博物馆里了。所以,黑格尔干脆把拿破仑叫作“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现在,“历史理性”换成了“科学理性”;人的分量愈来愈微不足道了。

必须附加一句:什么样的科学在什么样的历史中,什么样的历史进入资本运作按资本意志扩大再生产地运动,绝对会把“政治家—政府”“科学家—科学”纳入资本自在自为地增值。连科学家及其科学项目都资本化了,它不可能不影响到科学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证成之方向。因本文意图所限,不可能综合考察其系统互动过程。但不等于说资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话说回来,我之所以要引用这份网络数据,无非是它传递了一个西方主流世界的科学信息,至少在西方科学家内部已经有一部分科学家警惕到了“人工智能”照此发展下去的非同一般的危险。

呼吁者中,我看见史蒂夫·霍金的名字非常惊讶:他怎么也来呼吁了呢?“大爆炸理论”是顶层理论,“人工智能”不过是其“宇宙论物义论”的贯彻机制,都统属于西方“非人化”科学知识系统的上下承接。六、七年前读他的《大设计》①,得到的印象做成了一则“西方知识论史一脉传承的下行路线”笔记:

西方视野下的自然理性进化奠定经验王权:
神学是超验的——“神义论”
哲学是先验的——“人义论”
科学是经验的——“物义论”

科学主义之经验王权的“进化论即末世论”宣言:
经验否定超验——“上帝已死”
经验否定先验——“哲学已死”
经验否定经验——“人已死”

当时写“人已死”还停留在“大爆炸理论”宣判的“无期徒刑”中,如今“人已死”可是被“人工智能”执行着的“死缓”了。

最近重读,虽没有能力在霍金描述的“量子物理学”内部跟进,但又不是毫无感觉地盲目。② 遂有些问题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

先扼要描述霍金的观点:

霍金始终在“依赖模型实在论”中谈论具体的“基本粒子”及其相关“宇宙时空”的可实证性。而“依赖模型”是要随着“基本粒子时空存在”的不同而不断变换的;不仅如此,有些“依赖模型”还处在相关性中如受“测不准原理”“弯曲空间”“夸克”“弦及额外维度”的限定而发生“各种形式

① 史提芬·霍金、列纳德·蒙诺蒂诺:《大设计》,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此用网译本,译者“如是我闻 mengdie1982@126.com”。

的交集”,等。可谓宇宙繁多而层级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 M 理论中的定律允许不同宇宙具有不同的表现定律,这取决于内部空间如何卷曲。M 理论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内部空间的解,可能有 10 的 500 次方个之多,这意味着它允许 10 的 500 次方个不同的宇宙,每一个宇宙都有其自身的定律。

霍金为了让读者对“10 的 500 次方”这个数目有一个轮廓的理解,他做了这样的比喻:

> 某生物用 1 毫秒就能清理出一个宇宙空间的所有定律,那么,从大爆炸起开始这项工作,迄今为止它也只能研究了其中的 10 的 20 次方个宇宙。

所以,霍金强调科学史到了转折阶段:

> 我们似乎正处于科学史的转折点,此刻我们必须转变观念,这些观念关乎目标也关乎使得一个理论成为一个可接受理论的条件。看起来,自然表现定律基本的数量甚至形式都不能由逻辑或物理原理来确定。参数可以自由地赋予数值,定律可以赋予能达致一个自洽数学理论的任何形式,并且在不同的宇宙中,他们被赋予不同的数值和不同的形式。也许那并不能满足我们人类特殊的愿望,或者说,不能满足我们发现一个包括所有物理定律的优雅集合的愿望,不过,那或许才正是自然之道。

所幸,我们毕竟有了“依赖模型实在论”,霍金仍可心安理得地如此结语:

> 我们人类——我们自身只不过是自然基本粒子的聚合体——已经能够这样接近对制约我们和我们宇宙的定律的理解了,这个事实就是一项伟大的胜利。

从上述引证中,我遭遇到什么问题呢?

先从直观的问题说起:M 理论之“10 的 500 次方”个宇宙?

且不说“1 毫秒清理出一个宇宙空间的所有定律”是否可能,至少地球人类今天的智力是绝不可能的。

单就“大爆炸”说至今有 137 亿年,仅此做表面计算,M 理论之“10 的 500 次方”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呢?清理 10 的 20 次方个宇宙需要 137 亿年;清理 10 的 500 次方个宇宙需要 10 的 500 次方除以 10 的 20 次方得 10 的 480 次方乘以 137 亿年。这是宇宙膨胀的时间,还是膨胀 – 坍缩 – 膨胀的轮回时间?如此无限漫长的天文数字有何实证意义呢?如何保证“某生物”清理完它所在的宇宙而不崩溃在坍缩的“黑洞”中归于零?①

来自西方形而上学第一定律“个别即普遍”,接着便有了“感知即存在”式的“依赖模型实在论”。其实它还有一个内在的克星“量变引起质变”定律常常在你能知的“个别”之外,比如在个别宇宙的“大爆炸”理论之外,谁能知晓?如此无限漫长的时间难道不会再生成或再坍缩无限的宇宙?“10 的 500 次方”再大也只是一个先定而僵死的“定数率”,它如何能抗拒无限虚无的穿越?科学界不是有人说,迄今人类所知道的宇宙物质仅占 4%,而 96% 的“暗物质”尚属无知。不管这个比例准确与否,人类对浩瀚宇宙的“能知”少得可怜,单凭科学家设定的“M 依赖模型实在论”而断言宇宙一定是“M 理论”,不就陷入了“我知道的只是我能知道的”之“当且仅当”吗?转过身,“当且仅当”不再了呢?至小无内至大无外,且内外弯曲如虫洞穿越的宇宙奥秘——岂是“人算”定夺得了的?

科学家不学会留有馀地(“宇宙大设计”啊),发烧友才会说“将宇宙据为己有”。

第二个问题:“我们人类自身只不过是自然基本粒子的聚合体”?

西方人就是西方人。科学家就是科学家。一开口就自报家门。

如前所述,从古希腊开始希腊哲学家就坚持“自然之光”②并建构了“形而上学”。黑格尔说这是亚得里亚海的阳光特别明亮所致,如同“纯粹光明”之结果。但“纯粹光明如同纯粹黑暗一样什么也看不见”(黑格尔语)。所以,才有柏拉图的“本相”论(无阴影)。只有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自然之光”使希腊人及其后来的西方人陷入“双重遮蔽”而不自知:光明遮蔽了黑暗,又把这遮蔽遮蔽了,从而把“自然之光”之

---

① 请参阅 www.ted.com:Harry Cliff:Have we reached the end of physics?

② 注意: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即“技术理性”,因而其中的“自然”是指向“技术存在”的,既非“自然存在”,更非中国文化的自然,如“道法自然”的自然。两者差别至关重要。

“真理”变成了“白色神话”。上述“M 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白色神话”(无暗物质、无偶然性)。①

我能懂,科学家如霍金者,为什么敢于断言“哲学死了”,因为科学家发现了“基本粒子”,哲学家不能。② 至今哲学家的形而上学还赶不上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没有一个形而上学家的“本体论”之“本体”是被科学试验证明了的(“为我之物”取消“自在之物”成了绝对标准——新康德主义)。相反,哲学本体却总是被后人推翻砍下头来,头盖骨堆满了形而上学战场。所以霍金说:

> 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身居其中的世界? 宇宙怎么行为? 实在的本质是什么? 所有一切从何而来? 宇宙需要一个创造者吗?
>
> 在传统上,这些问题是哲学问题,然而哲学死了。哲学已经跟不上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现代发展。在我们探索知识的进程中,科学家已成为发现的火炬手。

发现了什么?“依赖模型实在论”设定的“实在”,它们都是科学家用“已知手段”去干预、打击“已知物”而产生的“为我之物”——用亚里士多德术语说就是区别于“自然存在”的“技术存在”(即“当且仅当必然如此”);用康德哲学的术语说,就是区别于“自在之物”的“为我之物”。两者之间的差异可用“以像代是”的“像”与“是”来区分。③

比如科学家研究制造的“图灵机”(“智能机”“人工智能机”),俗称“机器人”。即便不久将来机器人的智能超过了人类(注意:仅仅是智能、只能是可计算可操作的智能!),机器人也只是机器人,像人而已,不是人。取名“机器人”就是“以像代是”。可是,科学家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据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只不过是自然基本粒子的聚合体”。这岂不是说,霍金也把人类当作“依赖模型实在论”的“实在”? 原来,你霍金自己早就知道自己是“依赖模型实在论”底“实在”了! 既然你霍金早就如此认定,你现在跑出来呼吁个什么呢? ——“说谎者悖论”!

退回一步。霍金说“我们人类自身只不过是自然基本粒子的聚合体”,其实说的是:“我们人类自身只不过是自然基本粒子的聚合体”——而“聚合体”就是某某的某种“依赖模型”。从最善良的愿望出发,我相信霍金说的是后面一种“加以限定”的情况。所以,我才退回来。宁可遭遇更麻烦的问题。那么,“某某的某种”如何理解呢? 不外两类(类似后来康德的“二律背反”):一类宇宙有创世的神;另一类宇宙属于自然进化——进化又分为两属(必然进化与非必然进化)。必然进化如“进化论”可计算确定(如“依赖模型”),大部分科学家执此观点,所以他们能俏皮地说“上帝创世的秘密是数学,上帝是数学家”;非自然进化即演化,则包含偶然、突变(包含灾变)、飞跃、不可预测性,因而绝非人的智力所能模仿。这类分歧中世纪就有,其经院哲学分为两派:一派说上帝是必然完善的,“正因为上帝完善我才信仰上帝”;另一派说,不,上帝是非必然的,荒诞的,“正因为上帝荒诞我才信仰上帝”。

我是“负阴抱阳”的偶在论者,即在临界状态下大而化之上述两者使其和而不同。因此,我当然从理论上不同意上述任何一方。

霍金还进不到临界状态上。他要求科学的可确定性,即便是概率的可确定性。因而它肯定不属于“演化论者”。剩下,只属于自然的温和的必然进化论者。终于转了一圈,又回到我的直观描述上来。霍金看待“人”,归根结底属于“自然物”可“依赖模型实在论”者。我说他陷入“说谎者悖论”,并没有冤枉他。只是他不自知而已。

这种把人看成“自然基本粒子的聚合体”,是

① “M 理论”与“暗物质”,“本相论”与“阴影”,还有海德格尔在 65 卷中提出的“第一开端”(形而上学)与“另类开端”(非形而上学显隐二重性),其联想的启发是深刻的,表明哲学对科学的烛照。

② 哲学虽然不能发现“基本粒子”,但哲学区别得了“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自然存在”与“技术存在”、“像”与“是”。

③ “以像代是”是我研究康德哲学与后康德哲学的一个界限。康德哲学是自知“以像代是”的,因有“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形成的区间界定了“纯粹理性”认证之物只能是纯粹理性“为自然立法”的“为我之物”,因而必然“以像代是”地被界定了。后康德哲学则完全抽去了“以像代是”而直接把“像”当成“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物理学一方面“以像代是”如“依赖模型实在论”(“人为自然立法”“观念指导经验”),一方面又不自知“以像代是”,把“M 理论”当作宇宙自在之物。霍金在《大设计》中经常混淆两者而不自知。

典型的“物理还原主义”。“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自然存在”与“技术存在”、“人”与“机器人”、“像”与“是”根本区分的界限被科学家抽掉了、抹杀了。西方形而上学干了两千多年的抽象,今天科学家照样接着干。所以霍金把“M 依赖模型实在论”当成是“宇宙本身”一样。于是,科学家才敢于宣布“哲学死了”!

当“超人工智能”时代到来,那位“未来学家”竟高兴地说:“人可以永生,因为人类会完全变成人工的”——这个“未来学家”是不是高兴得昏头了,丧失了区别本真人与非本真人即仿真“人”的能力? 一个人,变成了“人工人”,“人工人”可以永生,怎么就变成了“人可以永生”呢? “人工人”=人? “人类完全变成人工的”,人类就毁灭了。这样简单的事实判断都混淆! 它使我想起了刽子手在行刑砍唐·卡洛斯王子头时说的一句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机器人如法炮制,它砍未来学家、科学家的头时就是这么说的:“我要杀你,是为了你永生!”

“人工人”“机器人”“克隆人”,它们是与会死的“生殖人”完全不同的“物类”——“技术存在”。科学家对其中的“生命”差别之所以无意识,只有一种解释,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命”的定义:即“生命”是可以制作的“技术存在”。他们不相信人的文化属性即人有精神(灵魂与个性),而精神是只能死亡后才能物化的。他们只相信人是“自然物”因而也是“基本粒子的聚合物”,完全可以按“物理还原主义”复制出来的,即用“超人工智能”这一“依赖模型实在论”把“人类完全变成人工人”。还名之为“第三型文明”。人类因此而全部过滤掉也在所不惜! 好一个人类的“科学家”!

“人工智能机”的研究者们如此露骨,连霍金都忍受不了了,挺身而出“呼吁警惕人工智能”。但他没有想到,作为顶层理论的设计者,其顶层理念与基础理论的人工智能设计理念如出一辙: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都是“基本粒子的聚合体”。既然如此,一百步责难得了八十步吗?

问题出在哪里?

用科学的行话说有三:

(一)他们忽略了“系统大于系统部分总和”。其“大于”使“还原”不可能,且不说演化中的“偶然”“突变”“飞跃”等不确定因素,故“以像代是”的虚假、伪装不可避免;连喜欢玩弄“分析综合”辩证法的黑格尔都知道,“肉可以分解为碳氮氢,碳氮氢再可以复合成‘肉’,但‘肉’已经不是肉了”。

(二)一个充分发展的系统不可能是完备自洽的,必然有一个前提在此系统之外不能为系统所证明。(参照哥德尔“不完备定律”)此一前提姑名之曰“信仰直观”。正是它,在“依赖模型实在论”之外,留有馀地,留下缺口——人成不了神,也成不了物。

此两点,我没有把握,仅借既有科学理论一用,推论而已。

(三)仍是“后康德主义”在科学中泛滥。如,把康德用“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两头划界而限定的“纯粹理性”安置为科学实验支撑的“依赖模型实在论”(即“依赖模型”规定“实在”属性:“主语第二格”);再分解“依赖模型/实在论”造成双重遮蔽:表面好像承认“依赖模型”乃充要条件(“当且仅当”)而设置了限定,实际把限定变确定“实在论”为宇宙本身(“必然如此”),由此把“为我之物”(“像”)当成“自在之物”(“是”)实施科学家“为自然立法”,宣布“哲学死了”。完全拆除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堵死缺口、不留馀地。直到后来的理论修正它或推翻它。开始又一轮范式转换的“依赖模型实在论”之重复过程。总之,这其间的“像/是”之分,康德能划清界限,后康德主义的科学家们却拆除了界限。是的,他们得到了试验确证的可实证性(“M 理论”就实证不了,实证是有限的),可这不过是“感知即存在”“我知道的是我能知道的”,要命的是它以窒息、排除甚至消灭整体人类为代价!

离开科学的行话,回到哲学中来——注意,我说的哲学已经不是西方的智能“形而上学”,而应归属于东方智慧之“思想叙事”。海德格尔说“哲学”仅属于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建构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的开端即没落”。因而海德格尔说,只有思想叙事法能够把哲学抽象掉的亡灵招回。关于海德格尔《黑皮书》,此处从略。

换句话说,在科学面前即在“机器人”面前,人必须恢复叙事,把“人工智能”抽掉的人之为人的魂魄招回到现实中来。机器人之所以抽掉它,因为机器人复制不了它。它们才真正是机器人望尘莫及的非同一性差异:“另类”——“知其白守其黑”者。

第三个问题:科学家为什么对“进化论即末世论”普遍无意识?

宇宙的来源,万物的起源,包括人自身,是人出现后才出现的“超越性自我意识”问题——类似于哥德尔“不完备定律”之任何(数理)逻辑实证论者的非论证“前提”——“信仰直观”。其他任何自然物都不会有这一“问题”出现。可见,这一“问题”成为绝对尺度是专属人的,即属人自身,并不属人的造物。神造人,神性并不属于人。同理,人造机器人,人性也不属于机器人。由此表明“超越性自我意识”这一特殊人性隐含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人非神亦人非物①,人介于神和物之间但又具有连接两者的超验精神,包括“例外”的个性自由,可以把它叫做人的“灵魂”即具体人的“灵魂”②——惟其如此,人才“大于”自然总和。这应该是地球人(“个人”及其“多阶性类”之“和而不同”)自出现以来的一个“原生界定”。至于它在地球人类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原始族群中如何具体表现出来,可能多种多样,但其“原生界定(非神非物)”则是共同的,舍此不成其为“地球人”。西方对人底“原生界定”(智慧)之降解成“智能 - 自然理性界定”(物)实乃“历史之迷误”,其毁灭性危害必然使其迷途知返。

东方文化的原始表述“道法自然”,意即道生万物,各是其是;允执厥中,可致中和,和而不同;既不以天灭人,也不以人灭天。最为接近人之“原生界定”。

东方守人仁:“圣言文化”。中国人信“道法自然,大化无极,允执厥中以致中和(和而不同)”。宇宙中有四大:天大、地大、人大、道亦大。人大者,因人是守道法自然者。故人能大化无极以致中和、极高明而道中庸、允执厥中以为人。这是人之本体,万物大化流行皆为用。但用必须持守道法自然,各是其是,是为无极。在这个意义上,人是道法自然之身体力行的守护者。所有导致“极”的东西,人必须大而化之,复归于中和,和而不同。

中东向神性:“神言文化”。中东地区有“叙利亚神系”,其中“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从略)

西方逐物性:“哲言文化”。“早期希腊”以后的“古希腊”形而上学就是不断追求极端(“本体”)的智能知识,如“柏拉图的本相”(哲学)、“亚里士多德的上帝”(神学)、到“强力意志的主奴道德”(政治哲学),如此一路下行,从“人是动物”到“人是基本粒子”,其“知识论”也一路追求“知识即力量(破物取力)”“知识即功利(破物取利)”,直到全物化“超人工智能”的“第三型文明”(科学)。

今天,首要的是归根复命把东方智慧中的“道法自然”精神召唤回来,用以化解西方的“形而上学”“技术理性”“科学主义”,包括“个人单子主义”。然后以体制用地扶正科学之为用的道法自然之途。将来东方智慧对天体物理定会有自己开拓的描述方式和实证方式。

下面要说的,仍是针对西方“自然理性”而言。

前述西方历史,有一条明显的下行路线:神性、人性一路褪去,剩下唯物性。人本来就是自然演化提升而为人,现在西方人反其道而行之,全部褪去,将人还原为物——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为避免重复论述,仅列出西方各个时期下行的轨迹:

古希腊德性即知识——计算制作功能化
中世纪上帝为最高者——人成为原罪式人性恶:同为计算制作之两极端
近代知识即力量——资本主义技术第一生产力
现代知识即功利——利益最大化成为“功利道德”(仅“西方道德”)
精神性还原科学性——计算、制作、破物取力的自我选择、自我证成,全物化“以像代是”
人性下行身体性——欲望本能决定论即以“个人”为本位,身体色情化(所有人身上的种族、民族、家族、性生殖及其精神性状的神性、德性全部褪去,色情人成为单子人。去人化。)

① 人非神亦非物,此两端的界限,类似于康德哲学限定“纯粹理性”即“先验理性”的两段界限:“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跨越它的新康德主义即进入“自然理性”的胆大妄为,乃“去人化”之途。
② 对西方哲学基本原则“个别即普遍”的批判进入到用“抽象人”蒙蔽“具体人”的揭露,属于本人《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内容,由此才能警觉西方哲学科学把人单子化为“基本粒子”。此处不赘。

第三型文明到来——人类完全技术功利化、单子化仅离“机器人”一步之遥;
超人工智能机取人类而代之顺理成章。已无人道可言,完成“进化论即末世论”。

每一步细节从略,总的关节点就是所谓“启蒙进化论”:把人之为人的

(双向以体制用)

上行文化精神德性

——折断为——

下行自然技术功利

(单向以用代体)

后起的文明虽然用技术智能资本打败了古老的文化,取得了一段历史的胜利,但历史的迷误也从此开始。它把带来胜利与飞速发展的技术智能资本奉为进化论的强力意志或强力杠杆,从此一去不回头。作为手段的力量与功利成为强权追求的目的,“以用代体”构成世界现代史。

只有深藏于历史中的智慧知晓,智能与智慧的区别在于,智能只知无限追求利己的功利与强力,智慧还必须警惕利己的功利与强力也会导致“剥夺被剥夺”的命运(终极乃剥夺人自身),因而知止、节制、扶正、改弦更张、别开生面。

德性当然要靠知识力量伸张(以体制用),但德性绝不是知识,一旦把德性等同知识,德性就被取代了(以用代体)。今天的功利也到了日用不知的地步:

智能知识(如今天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看见德性遭遇困难就对德性说:你太迂腐了,德性也可以兑换钱财的,你只需把身体让别人使用一次,困难就解决了,何乐不为。于是,男人出卖劳力,女人出卖肉体,都属于“第 N + X 劳动时间”。

生活中常常有这种“严重时刻”需要拿德性去兑换钱财,有时真到了不得不为的程度。所以生活常有“W 道路”——这就是历史的迷误。结局不外两种:

一种回不到德性中来了(希腊罗马英美之途);

一种携带着屈辱回到尊严、用强力维护德性(东方之途),谓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复归于无极,以致中和,和而不同。

十字路口:

智能无当,唯利是图——日落道路

智慧得体,归根复命——日出道路

结语　日落日出: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

结语从简,不再论说。仅用图示之。

人类历史	日出	日落	日出
	(陆)		(陆)
	(以体制用)		(以体制用)
河流文化:	前科技时代 ————	0	———— 后科技时代
海洋文明:	0 ————	科技时代	———— 0
		(以用代体)	
		(海、空)	

按:文明是文化的技术指标,文化是人之体,文明是人之用。现代性转型造成体用颠倒乃至以用代体而丧失人之体,恰恰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所在。

陆,关系到人之为人的土地与血。海、空,就像路一样,无非是陆地的延伸、开阔,任其再远也还是要回到土地上来,否则,人将不人。

航天器开辟的路线图,正如陆地上的高速公路,任怎么高远、快捷,那里终究不是人的栖居之地,只有陆地上的河湖周边散落的空间才是人的家园。

谁知道呢,宇宙中那些航天器外的宇宙时空会怎样弯曲重迭、有怎样的虫洞贯穿,如何方便人的家园,前景遥远得很。但前提必然是人的存在,尤其是人扶正“以用代体”的机器人文明、回复“以体制用”科学技术的“道法自然”文化而归根复命,人的前景才是“负阴抱阳”而中和的。

概而言之。**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①使“人”允执厥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

中华文化到了复兴的十字路口,须择其天道而从之。

① 见前揭:“人非神亦非物”类似康德哲学“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之界限。

附录:并非题外的题外话

自启蒙后的古希腊始,西方宇宙观就是“阳主阴”的宇宙观,与东方“阴生阳而负阴抱阳”的宇宙观根本不同。本文已从四个方面予以呈现西方“阳主阴”宇宙观:

(1)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显)成为宇宙本源

(2)政治哲学悲剧性主人道德、强力意志(显)成为社会主宰

(3)智能性计算与制作(显)成为知识形态抽象引导一切

(4)人性以罪性欲望附着资本(显)成为主导个人单子化去人化铺垫

由此发展出的“阳主阴”–“科学意识形态”必然破坏宇宙的阴阳平衡:

完全按照智能性的结构主义,在宇宙中凸显“基本粒子依赖模型实在论”,由此断言“宇宙大设计”,将一切自然物包括人类都还原为基本粒子物理主义,否认人类文化,抹杀其本质界限,最后引向“机器人第三型文明”,毫无宇宙敬畏之心,完全无视 96% 的“暗物质”存在,以为自己的“智能科学主义”可以独断一切。最近实例:

用实验室装置模仿宇宙黑洞效应,由此得出数据,断言宇宙黑洞必然如此,以邀“诺贝尔奖”。

即便“一粒水可看大千世界”,也不过在“像”的比喻意义上,并非“一粒水”就是“大千世界”——如此“以像代是”底伪科学!

What Does “Technology Dominates an Era” Imply?

Mo Zhelan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371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ristotle,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ry” by its imaginary work was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just as “technology” by its scientific accuracy was more advanced than “nature”, which established a long academic tradition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deep structure of various constructions. In this regard, the great variety of natural and socio-cultural realities could be deduced into one structure,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latonist “one-over-many” principle. It was this line of thinking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 very influential school of thought, namely, functional structuralism in Western philosophy. Starting from the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which was based on its internal slavery and external colonialism a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 structuralism at the heart of mentality, to getting rid of the “originally-sinned human nature” during the medieval times, and then to colonializ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and its utilitarian ethic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path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unfolded by its own historical process. Currently, with the Big Bang Theory to explain “the Grand Design” of the universe and with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to reveal the secrets of energy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the in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further satisfy human needs is merely the practical level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oint of view that humans can be viewed, analyzed and reconstructed as non-human objects. As the cul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minates our era, the boundarie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re resolving, and the whole world is marching to a technological future, namel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present, a downward path from divinity to humanity and all the way to non-human objectivity can be seen clearly. However, what makes us humans progressively us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in evolutionism,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as what the Western technological path is revealed. If this dehumanized approach re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evolutionism would just become eschatology.

Key words: functional-structuralism, capitalist utilitarianism, the cul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olutionism as eschatology

(责任编辑 郑 园)